

小

腆

紀

年

小腆紀年附攷卷第十八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燕

壬辰我

天

清順治九年春正月

明永曆六年
魯監國七年

癸酉朔明桂王次龍英

乙亥次飯朝甲申次富川乙酉次沙斗丙戌次西洋江丁

亥次寶月關

甲戌明朱成功取海澄

成功乘潮大漲航海直抵中權關郝文興迎成功入城有
同安浯州人周全斌投謁成功問策將安出全斌對曰以
大勢論之藩主志在勤王必先通廣西達行在會孫可望

李定國連師粵東出江西從洞庭直取江南是爲上策今李成棟已沒廣州新破是粵西之路未得通往自勞也今且固守各島上踞舟山以分北來之勢下守南澳以遏南邊之侵輿販洋道以足糧餉然後取漳泉以爲基業由汀郡福興水陸並進則八閩可得矣成功大悅投房宿鎮

戊子明桂王次廣南孫可望遣兵迎扈

十六日戊子王次廣南可望遣總兵王愛秀迎駕表言臣以行在孤露再次迎請未奉允行然預慮聖駕必有移幸之日故遣兵肅清道路廣南界鄰交誼夷情巨測惟安隆所爲滇黔粵三省會區城郭堅固行宮修葺糧儲完備朝發夕至莫此爲宜王許之

徐鼎曰書孫可望遣兵迎扈何嘉之也可望叛逆之徒何嘉乎爾春秋於秦晉之君僭則誅之尊王則褒之蓋不欲以逆詐億不信之心絕人悔過之路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其垂教至深遠也綱目之於曹操劉裕高歡宇文泰李克用之徒片善必錄比物此志也夫

丁酉明桂王發廣南

是日次章卜戊戌次晒利己亥次鼎貴庚子次加蒲辛丑次那羊壬寅次姪堂

徐鼎曰詳紀何傷之也督井魚枯紇干雀凍求爲黔首何可得哉殷鑒不遠敢告僕夫

明魯定西侯張名振大學士沈宸荃兵部左侍郎張煌言等

奉監國魯王次廈門

監國至廈門朱成功召諸參軍議接見禮潘庚鍾曰魯王雖監國而藩主奉粵西正朔均臣也相見不過賓主成功

曰不然外藩於諸王非敵體况監國乎川賓主則紀綱混矣吾以宗人府府正之禮見之則於禮兩全矣衆是之

此本臺灣外紀言當得實而航海遺聞則謂成功朝見行四拜禮稱主上身自稱罪臣恐傳聞之謬費千金

紬緞百端安插諸宗室從官月致餼焉致日航海遺聞載從官有侍郎曹從

龍太常卿任廷貴太僕卿沈文光副使馬星俞國南少司

馬蔡登呂任穎眉主事傅啓芳錢肅遊陳善輝張斌葉時

茂林泌侍讀崔相中書邢子章賜蟒玉侍郎張冲符行人

張吉生張伯玉總兵張子先錦衣衛楊燁內官陳進忠劉

王張晉李國輔劉文俊等數十人翦按從亡諸臣勲業雖

無足紀然

珍尼周關始終不諫較之襄裳池就者奚啻天

二月戊申明桂王至安隆所改名安龍府

可望歲以銀八千兩米六百石上供從官皆取給焉王尋遣太常寺卿吳之俊齎璽書至滇

丁卯降將吳三桂以我

大清兵取嘉定明川南巡撫范文光死之

劉文秀還雲南留白文選守嘉定劉鎮國守雅州我平西王吳三桂以

王師南下文選鎮國不能支挾曹勛走敘州范文光內江舉人由南京戶部員外郎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川南李乾德之殺楊展也文光憤入山不視事聞嘉定不守賦詩一章仰藥死

降將孔有德以我

大清兵出河池向貴州

我定南王孔有德聞孫可望將窺伺楚粵乃自以七百騎
出河池州向黔而疏請續順公沈永忠重兵扼沅州門戶
總兵線國安馬雄全節分守南甯慶遠梧州

我

大清兵入欽州明開國公趙印選棄城走

明杜永和以瓊州降於我

大清

明朱成功攻長泰

成功從江東入攻長泰王邦俊率兵援之遇於深西邦俊

失利我副將王進大名入城老虎與成功部將甘輝皆健
鬪聞於軍念欲一決雌雄乃奮擲傳矢兩馬相當輝戡進
則隱之進發輝亦落之自辰至午縱橫跌宕觀者踈踊以
爲神亭之技迨兩家兵至乃解進入長泰輝攻之弗克
三月壬申朔明建行在太廟

己卯湖北大風霾晝晦

明遣李定國進取桂林劉文秀進取成都

孫可望遣李定國出楚征鹵將軍馮雙禮副之步騎八萬
由武岡出全州以攻桂林遣劉文秀入蜀討鹵將軍王復
臣副之步騎六萬分出敘州重慶以攻成都

明李定國復取沅州及平遠衛藍田縣

我

大清兵克佛圖關遂取重慶

甲申明朱成功與我

大清兵戰於江東橋我兵退守泉州成功遂取長泰進攻漳州
成功攻長泰部將吳世珍先登死於礮成功乃遣火器鎮
何明鑿地道攻之俄報我總督陳錦至成功乃移營江東
錦欲擊之遊擊張玉諫曰海賊國姓少年英勇多詭計見
扎江東未可遽進且深溝固壘密通漳鎮遣一旅由長泰
小路擊之敵首尾不顧乃可破也錦喟曰此輩賊何足
掛齒遂遣大敗退駐泉州王進問之以數十騎棄長
泰走漳州於是平和詔安南靖皆下進圍漳州陳錦之敗

歸也。遇積偶食不如意，鞭奴庫成棟，幾死。成棟刺殺之，以

其首奔成功。

攷曰：賜姓始末，陳銅爲內豎，李進忠五人所刺，常是庫成棟之黨。

成功嘆曰：

僕隸之人而皆戕其主，是天下無刑也。厚給其家而梟成

棟，首示衆，島民是以大服。

攷曰：臺灣外紀以刺陳錦爲二月十三日事，而東華錄行朝錄

均以爲七月七日事，未知孰是，附志之。

夏四月我

大清兵取敘州，明提學道任偏，弦降。

時劉文秀兵未至，王復臣、白文選退守永甯，佩弦降於吳

三桂。

五月德州大雨雹。

大者如瓜，殺三人，沈漕舟一。

小腆紀年 卷十

明南陽侯李元胤安肅伯李建捷被執至廣州論降不屈死之

陳邦傳之劫駕也百官星散元胤命所部護駕憩南甯而身至南海檄舊旅至欽州爲土兵王勝常所劫械送廣州見孔有德不屈膝令作書招杜永和亦不從既聞永和降慟哭三日夜有德怒殺之投屍江中建捷亦成棟養子與元胤義兄弟也嘗從杜永和先登陷陣廣州破走若梧與元胤同護蹕時已登舟出海間元胤被執遂歸與同死徐勣曰人可不自立哉方二人之爲成棟養子一叛黨耳旣而盡忠所事臨難忘身雖古烈丈夫無以加焉故敢表之以爲臣勸

明李定國復取靖州進攻湖南

定國破靖州殺我總兵楊國勛遂自靖州攻湖南我續順

公沈永忠遣張國柱逆戰定國敗之攻日陽秋以為孫可望事按時攻靖沅武

同皆定國督兵以調遣皆歸可望故紀事者言可望云

我

大清兵救漳州

成功圍漳州我金衢總兵馬逢知率兵赴援成功召諸將

問計甘輝請戰成功曰不然凡用兵之道豈可全恃勇力

當明彼此之情今陳錦新喪提調無人以素驍勇之逢知

來必以一當百今且勿戰縱之入城然後圍之城內人多

糧必乏外調既遲內勢窘促破之必矣乃撤萬松關及龍

江兵令避援兵勿阻逢知率精騎一千步兵三千馳至灌
口不見敵將安營而四面搖旗吶喊終夜不敢卸甲登高
見營柵布滿山谷惟往漳一路無阻引軍入城成功進兵
圍之逢知開東門出搗敵壘成功令陳勝陳斌蘇茂肅泗
迎戰而自與甘輝周全斌陳堯策郝文興雷梯攻城逢知
棄陣奔回死傷甚多外援遂絕

六月明晉張先璧沅國公馬進忠鄂國公
時先璧等朝行在也

我

大清兵取石泉明川北巡撫詹天顏死之

天顏永定人以貢生起家歷官安綿道擢右僉都御史巡

撫川北被執不屈死

秋七月庚午朔明李定國復取寶慶

辛未明李定國復取全州

癸酉明李定國復取桂林

沅靖武岡連陷沈永忠自寶慶告急孔有德遣桂林兵分援之甫至全州而永忠已棄寶慶退保湘潭定國時駐兵武岡馮雙禮駐兵寶慶偵知桂林空虛乃分遣西勝營張勝鐵騎右營郭有名率精兵由西延大埠頭便道趨巖關而令馮雙禮率前軍都督高存恩鐵騎前營王會武安營陳國能天威營高文貴坐營漸統武合兵先進敗

王師於驛湖斬驍將李四進薄全州定國自率右軍都督王之

邦金吾營劉之講左協營吳子聖武英營廖魚標騎左營
卜甯合兵繼進途接驛湖之報慮全州之衆奔逸并力於
桂林也傳令全州傅城者無急攻令未至而全州已下乃
令已軍過全州者急過毋入雙禮諸軍亦出城合進時張
勝郭有名已至嚴關與定國軍相距十里約日敵至則舉
礮傳警薄暮聞礮諸軍欲赴之定國曰無庸俟之寂然蓋
有德遣救全州之兵見明兵已營關上旋退去也明日

王師至關下勝傳礮定國令諸軍蓐食傳麾甫交鋒象債歸定
國斬馘象者諸軍奮勇前進象亦突陣

王師大奔死亡不可勝計天大雷雨橫屍遍野追及於大榕江
有德人桂林圍城而守忽見明兵營城北山顛守陴者驚

潰有德奔人府中悵然無一言久之謂其妻曰不幸少入

軍中漂泊鐵山鴨綠間冀垂名竹帛及大將軍

攷曰謂毛文龍事詳

明以忠受戮歸命

本朝爵以親王錫之藩社受

恩深厚有死而已若輩早自爲計其妻曰毋慮我不死第兒曹

何罪亦遭此劫乎屬子庭訓於老嫗泣而送之曰苟得脫

度爲沙彌無效乃父一生作賊下場有今日也與妾同就

縊有德縱火自焚死家口百二十人皆遇害庭訓尋死於

安隆

攷曰有德遺一女名孔四貞詳

國

降將陳邦傳及

其子曾禹被獲送貴州孫可望數其劫駕害從官誘殺焦

璉之罪剝皮戮之其會盛祖祕希孔承先孫龍孫延世董

英袁道先等並爲定國所誅

庚辰明兵復取永州是日黃霧四塞

我守將紀國相鄧胤昌姚杰等數十人皆被殺

孫可望殺明山東道御史李如月

如月東莞人可望之殺叛將陳邦傅並其子會禹也去其皮傳屍至安龍如月疏劾可望不請旨擅殺勲鎮有不臣心罪同莽操又請加邦傅以惡諡俾爲不忠者戒疏入王知可望必怒留不發召如月入諭以諡本褒忠無惡諡理小臣妄言亂制杖四十除各意將以解可望也可望輒大怒遣人至王所執如月至朝門外押之使跪如月向關叩頭大呼太祖高皇帝又擗曰爲其皮斷其首及手足

擅草於支紉而懸之市

徐廩曰：徽將也，而名曰勲，伏誅也；而請加諡，名不正而言不順。有如是乎？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如月有焉。

明劉文秀復取敘州

文秀善撫士卒，蜀人間其至，所在響應。諸郡邑爲吳三桂所克者，次第失陷，戰於敘州，被圍數重。三桂走，歸州。

明劉文秀復取重慶

我都統白含貞、白廣生兵敗被禽。三桂斂軍退守保甯。

徐廩曰：書之曰明李定國、明劉文秀，何進之也。二人起家擾攘之中，卒能東身歸正，感激馳驅，圖存危難，人臣之義，蓋無愧焉。吾故表出之，以告夫勲戚大臣之忘其君者。

我

大清命敬謹親王尼堪貝勒屯齊進征楚粵

明封李定國爲西甯王馮雙禮爲興國侯

方捷書發自桂林其人窮日夜易馬而奔既至貴陽直入
殿墀下馬臥地不能起灌以湯藥乃甦探懷中出捷書於
是大宴三日可望題請封定國爲西甯郡王兼行軍都招
討馮雙禮爲興國侯遣檄討方于宣中書楊惺光齋救稿
軍行有日矣而諸軍之人楚與蜀也獨可望之護軍稱駕
前軍者不發駕前軍者回選鋒聞桂林之捷生妒心曰北
兵本易殺我輩獨不得一賞又定國多取金帛上軍固獲
惟孔有德金印金冊人浸數掘官庫財物估價僅盈萬馮

雙禮以是不服密啓可望言定國專後恐難制請往來使
命者又多增飾喜怒謂定國聞郡王封滋不悅曰封賞出
自天子柰何以王封王於是可望益忌定國矣

明封劉文秀爲南康王

攷曰李定國劉文秀之封紀畧載於
三月出兵時說也今以行朝錄攷之

定爲賞
功事

八月明兵復取夷陵

明建極殿大學士朱天麟卒

天麟奉命經畧兵未集而

王師逼南甯倉皇隨扈比至廣南而王已幸安隆天麟病劇不
能入覲於是月十八日卒於廣南之西坂卹蔭一子中書
舍人諡文靖

明朱成功兵猶在漳州

我巡撫宜永貴初接塘報稱馬逢知所向無敵以爲旦夕
圍解迨聞逢知入城被困乃以舟師攻廈門牽制之與成
功將陳輝遇於崇武而敗成功急攻城逢知虞內變令所
部兵雜守埤堵隨壞隨築久未克時秋霖盛漲成功塞鎮
門山激水灌之城中山盡人相食枕藉死者七十餘萬門
巷洞開落落如遊地墓饑鼠飢烏白晝踰几上解圍後存
者才一二百人

攻日行朝錄有土人素據概率妻子一備而絕鄰舍兒亦廢箸而絕臺灣外紀云有公

紙字畫隱然可辨鄰舍

姑欲殺其媳媳逃歸告父母父母曰吾生汝且不得食反與彼邪殺其女食之獨一家存米粉成塊林以泥更深樹

卒讀

不忍

食之得不死守道周亮王嘗爲請漳城上請紀其事酸楚

臣竊曰書猶在何本春秋傳楚師猶在宋之詞也以成功之善攻歷七月之久析骸易子人無二心則當日我

國家將士用命衆志金湯洵足嘉已粵自洪逆鷓突嶺南承食楚北蹂皖省陷金陵半載之中毒流數千里何賊之輸攻而我無墨守哉追念前烈能勿愴懷

九月明博興侯張月執提督李明忠以叛降於我

大清

我

大清兵復取梧州

我

大清兵敗明朱成功於九龍江漳州圍解

我固山金礪奉命救漳謂諸將曰成功行兵有法若以大
隊齊進恐墮術中當以騎兵從大路攻擊而分遣步卒開
道邀擊之彼兵疲意沮挫其銳氣則勢如破竹矣成功令
周全斌禦之九龍江之東兩軍酣戰箭如雨下忽報我兵
從長泰抄出江東全斌急鳴金收軍礪捲旗疾追全斌陣
亂橋關盡失成功撤圍屯古縣

明川陝總督樊一蘅卒

自楊展王祥相繼敗死列鎮兵多散一蘅遂謝事居山中
繼聞范文光殄天顏之憂憂鬱造疾卒

冬十月明劉文秀進攻保甯敗績言兩將軍王復臣死之
吳三桂之退保甯也文秀追躡之惟恐失敵復臣諫曰三

桂勁敵也我軍驕矣以驕軍當勁敵能無失乎不聽至保
甯又諫曰毋圍城圍則師分而弱文秀曰三桂坐守孤城
計日可下將軍何怯也令張先壁軍其西南先壁驍將也
號黑神然勇而輕敵三桂登城見之曰是可襲而破也出
精騎犯其壘果驚潰轉戰而南復臣營爲亂軍所擾又阻
以水勢不支三桂乘勝奮擊復臣手斬數人曰大丈夫不
能生擒名王豈可爲敵所辱遂自刎文秀撤圍退三桂不
敢追曰生平未嘗見如此惡戰令如復臣言吾軍休矣報
至貴陽可望擬詔曰不聽良謀損大將劉撫南罪當誅念
有復城功罷職閑住文秀歸雲南諸軍或分守蜀或調征
楚從者百餘人而已諸將以廢處文秀太過咸有怨心不

樂爲可望用矣

我

天清兵敗明朱成功於古縣成功退屯海澄

金礪與馬逢知王邦俊議曰郡圍雖解而成功尙在古縣有覬覦心倘由三汊河截踞江東橋別隊從赤嶺港登岸豈不復如前轍乎當急除之督騎兵分三隊而進成功以火軍迎敵忽西北風起火筒槍礮皆自焚遂潰退屯海澄是役也成功不去其蓋是以大崩

十一月辛巳明李定國復取衡州

明白文選復取辰州

桂林之破也明兵屯荔溪距辰州四十里我總兵徐勇渡

江迎戰斬明總兵張景春

高皇帝加勇左都督銜晉勇爵尋命敬謹親王尼堪進勦未至而明兵攻掠益急勇援絕餉匱堅不下可離自至沅州遣白文選以獮猓兵五萬列象陣進攻我參將張鵬游擊吳光錦迎戰並敗歿勇方督戰北門樓明兵已自東門入勇巷戰中創墮馬復手刃數人既死猶握刀不釋一門遇害者三十九人勇遼東人嘗官明總兵隸左良玉部下亦降將也

丁亥我

大清兵至湘潭明馬進忠走寶慶

辛卯我

大清兵復取衡州

收日紀畧以為辛未日事按行在陽秋及東華錄定遠大將軍敬謹親王奏俱云十九日

抵湘潭二十三日抵衡州是為辛卯日無疑紀畧誤也

王師遇李定國於衡州城下大戰竟日定國不能支遂敗走總

兵馬某戰死

我

大清敬謹親王尼堪追明李定國歿於陣定國遂屯武岡

尼堪乘勝逐北遇伏歿於陣定國乃收兵屯武岡駕前軍

聞之益輕我師遂議明年秦王親出師矣

明桂王密敕西甯王李定國以兵入衛

王在安龍宮室舉國服節盡應將吏軍人臣禮王已不堪

其憂時馬吉用字戎破虜天壽督勇同營謀逼王禪位可

望而惡大學士吳貞毓之不附已也嗾其黨冷孟鈺吳象
鉉方祚亨交章劾之王知貞毓忠寢不行吉翔曰此徒費
紙筆今具啓秦王以內外事盡付戎政勇衛兩司大權歸
我兩人公等爲羽翼貞毓何能爲邪屬門生郭璘說武選
司主事胡士瑞曰今大勢已去我輩追隨至此無非爲爵
祿計耳今秦王宰天下馬公甚親重欲以中外事屬之公
能達此意於諸當事何愁不富貴不然我輩無死所矣士
瑞叱之退他日又求武選司郎中古其品畫堯舜禪受副
以獻可望其品拒不從諍於可望而殺之已而可望果有
劄諭吉翔天壽內外機務歸戎政勇衛兩衙門中外惶懼
於是士瑞與吏科給事中徐極兵部員外郎林青陽主事

張鐫工部員外蔡賴連章發其奸王怒兩人求救於太妃
以免自知不爲朝士所容諂附可望益甚先是王在肇慶
詔令未及滇黔有御史任僕主事方于宣議尊可望爲國
主定朝儀將設六部翰林官而慮人議其僭乃以范鏞馬
兆儀任僕萬年策爲吏戶禮兵尙書竝加行營之號後又
以程源代年策而僕最寵與方于宣屢勸進可望令待王
入黔議之王久駐安龍可望遂自設內閣六部官鑄八疊
印盡易舊印于宣又爲之立太廟享太祖高皇帝主於中
張獻忠主於左而右則可望祖父也擬國號曰後明王聞
之益憂懼密謂中宮張麗祿全爲國曰聞酋甯王李定國
已定廣西僭叛逆軍聲丕振出朕於險者必此人也欲下

一敕令統兵入衛若等能密圖之否二人言徐極林青陽
張錫蔡縉胡士瑞宜可與謀趣書之皆諾以白貞毓貞毓
曰今主上阽危正我輩致命之秋然機事不密則害成諸
君中誰充此使者青陽請行乃令佯乞假歸葬屬員外蔣
乾昌撰敕主事朱東旦書之福祿等持入用寶青陽卽日
間道馳出於歲盡抵定國所定國接敕感激許以迎王
徐璉曰聞之魏源曰李定國初與孫可望爲賊有蜀人金
公趾者在定國軍中爲說三國演義斥可望爲董卓曹操
而期定國以諸葛定國大感動曰孔明不敢望關張姜伯
約不敢不勉自是與可望左其後努力報國殉身縉卽爲
有明三百年忠臣之殿固由定國有傑士風而非金公趾

有以感動之胡能若是當時盛誇柳敬亭而不知有金公
趾附錄之以廣虞初之采焉

明坤甯宮常在郭氏以罪誅

常在女官名其階出近侍上安隆行宮庫監奄寺宮人寓
居於外分班入衛郭氏名良璞故奄夏國祥之對食也年
十九妍麗捷敏能擊劍走馬巴東王妃某氏與之善有張
應利者孫可望之私人也窺見良璞心好之移居近巴東
王第晨夕致殷勤巴東王亦暱就之呼王妃爲嫂因得通
於良璞事覺王命殺良璞並內監李安國賜巴東王與
妃悉自裁璽書與可望言應利事可望不得已杖應利於
前門外

徐嘉曰特書何嘉勝朝家法之嚴也楚莊絕纓之會開元
戰袍之詩雖曰恢闊大度而牆茨之醜實自貽之孟嘗君
人情以色相愛之言豈可爲訓哉有明三百年符御無射
烏之兒形史無控鶴之紀李璠撫遺曰播越之慘已如此
而宮令之肅猶如彼則有明一代帷簿修程席辨始之終
之罔或佚蕩又誰得致疑於燕歸龍帳之春犬吹羊車之
影哉

十二月我

大清兵復取藤縣明總兵羅超死之

我

大清兵復取平樂明守將彭俊死之

明封莫宗文爲安仁伯

是歲孫可望殺明宗室之在貴州者

癸巳我

大清順治十年春正月

明永曆七年是歲三月魯王去監國號

戊辰朔明桂王在安龍府

二月我

大清兵復取永州明李定國走龍虎關

我敬謹親王尼堪之歿也

皇帝以貝勒屯齊代領其軍敗李定國兵四萬於永州

孫可望謀襲明李定國定國走廣西

定國自破桂林後不復受可望約束可望惡之西甯王之

封也詔使已出黔境復追還之曰孤今出師入楚當面會
安而大慶宴奉皇上敕書以光寵之召定國赴沅州議事
說者曰此偽遊雲夢計耳龔彝亦致書定國曰來必不免
定國因止不行率所部走廣西涕泣謂其下曰不幸少陷
軍中備嘗險難思立尺寸功匡扶王室垂名不朽今甫得
斬名王奏大捷而猜忌四起且我與撫南弟同起雲南一
旦絀誤輒遭廢棄忌我當必尤甚我妻子俱在雲南我豈
得已而奔哉諸營聞之有引軍從者

我

天清兵復取廉州明守道王道光死之

道光江西庚午舉人由雲南太和知縣歷擢是職被執不

屈死

三月明魯王自去監國號

有構魯王於未成功者成功禮儀漸疎王乃自削其號
泊島嶼賴舊臣王忠孝郭貞一盧若騰沈佺期徐孚遠紀
石青林復齊之徒調護之

明楊國棟莫宗文合兵攻常德不克

孫可望自將追明李定國與

大清兵遇於寶慶大敗

可望不意定國之奔也悵然久之欲北軍東下然業已督
師在道又信爲前軍言謂敵殊易殺欲覩立大功以服眾
心諒知

王師屯寶慶之岔路口馮雙禮將左白文選將右可望自將中軍經騎來襲時陰雨連綿行三日始至

王師出不意驚欲潰明兵易之甫斬數人便掠馬我貝勒還軍搏戰望見可望中軍建龍旂列鼓吹麾兵急攻之可望大敗走保峒口惟馮雙禮軍不動

王師亦鑒於衡州之失引還於是武慶之間爲界是役也可望以定國去慮諸軍有固已者既不敢嚴督諸軍前戰諸軍亦以駕前軍奮欲立功不願與併力以致於敗既而李定國亦敗於肇慶白文選亦敗於辰州凡所得州縣皆爲王師所復取於是楚事大變矣

後曰行朝錄以此爲四月事茲從陽秋

臣肅曰聞之黃宗羲曰越閩之事方國安以累敗之餘鄭

芝龍以鼉鼉魚鼈之衆而欲使新造之唐魯力征經營天下此必不得之數也惟粵當李成棟金聲桓反正之際向非阨於贛州則江左偏安之業成矣逮夫李定國桂林衡州之敗兩賊名王天下震動此萬曆戊午以來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功垂成而物敗之可望之肉其足食乎竊謂宗義明之遺臣惓惓故主黍油麥秀箕子亡國之悲鐵馬金戈放翁中原之夢情多憤懣語涉張皇成棟聲桓反覆小人胡言匡復惟定國仗子房報韓之劍焚世傑存趙之香比諸唐之李克用元之王保保蓋無憾焉然謂揮戈可以返日銜石可以填海叫壁之言詎有當辨亡之論也

明魯定西侯張名振以朱成功之師入長江

往歲名振收拾餘燼往見朱成功成功大言曰汝爲定西
侯數年所作何事名振曰中興成功曰安在名振曰濟則
徵之實勩不濟則在方寸間耳成功曰何據袒而示之背
赤心報國四字長徑寸深入肌膚成功愕然謝曰久仰老
將軍大名柰多憎之口何出歷來謗書厚尺許名振遽火
之成功待以上賓行交拜禮指腹聯姻贈以萬金哆囉呢
五十匹日本刀一口爲名振聘王氏女拜爲總制犯漳泉
是年春名振請兵北上與之兵二萬糧三艘獲叛將金允
彥於金塘山礮之平原將軍姚志倬誠意伯劉孔昭偕具
子承錫以衆來依號召舊旅破京口截長江駐營崇明
航海遺聞以登金山望祭孝陵爲此時事按南
引諸書則爲甲午正月登山題詩之日歷歷可據尋被議

撤回廈門長陽王術桂

致日即甯靖王也說見後

爲力辨於成功及相

見語至夜分更益以兵而令陳輝王秀奇洪旭周全斌偕

行至羊山颶風折兵十之一惟名振全軍無恙九月復駐

平陽糧絕名振與士卒同餓有太師朽腹我輩忘飢之謠

用是軍得不散焉

徐肅曰不以朱成功遣張名振而曰名振以朱成功之師

何明名振之忠於明室而非成功之私人也兩賢相得偕

作同仇有秦晉同盟之好無孫劉寄寓之嫌蓋加人一等

哉

夏四月降將郝尙久以潮州叛我

清良歸於明

尚久自恃殺車任重有功慮於潮我惠潮道沈時知府薛
信辰每事與抗尚久憤甚會

朝命

以劉伯祿代之乃執時信辰翦辮反挾明故南京禮部尚

書黃錦

攷曰題名碑載錦爲王戊進士臺時外紀誤作王辰

襄陽知府鄒塗

攷曰臺時外紀

誤作鄒塗茲據題名碑改正

參議梁應龍

攷曰臺時外紀誤作梁猶龍茲據題名碑正

奉永

歷正朔稱新泰伯踞潮屬各縣尚久慮城中有變於金城
山頂築一寨高聳堅固鑿兩井深百尺源通韓溪可飲萬
人不竭又修倉庫積糧餉爲久遠計我平兩王尚可喜端
南王耿繼茂饒平總兵吳六奇碣石總兵蘇利南洋總兵
許龍合兵圍之

五月明封楊時清征定侯

小腆紀年

卷十六

三

我

大清兵攻海澄明朱成功禦之

我固山金礮以全軍駐祖山頭成功令王秀奇郝文興陳堯策守嶺遠寨甘輝黃廷守關帝廟木寨爲犄角勢親登天姬宮將臺督戰我師大礮擊之後衝鎮葉璋戰死後勁鎮陳魁傷於矢城壞十餘丈成功坐將臺指揮自若曰礮避吾吾豈避礮甘輝翼之下前離臺而座已碎矣

王師以不拔鎮遠寨則城終不可下乃移兵擊之短牆皆陷如平地士卒無可容身秀奇掘地爲窩藏之不可克忽一夕礮營空礮遞發成功昨謂諸將曰是將臨城矣勒兵持斧以待令曰敵至方砍

王師渡濠人其郭大呼登城有廝養卒舉巨斧砍衆從之萬斧
齊下隨砍隨墮濠爲之平東方將白

王師始退而地道火藥發燒死無算礮走回漳州自是城守益
堅廝養卒拜都督焉

六月明桂王復密敕趣西甯王李定國以兵入衛

王以林青陽久未還將擇使往促吳貞毓舉翰林孔目周
官以對都督鄭允元曰吉翔晨夕在側假事出之外庶有
濟也王命吉翔往梧州謁祭興陵而密遣周官齎敕詣定
國官涕泣受命而行

明封朱成功爲漳國公

閏六月明李定國攻肇慶敗績退駐柳州

明總兵周金湯復取遂溪

秋七月明李定國復取化州吳川信宜石城

以施尙義守化州逾月化州石城復陷

明李定國復取賀縣樂平

明李定國攻桂林不克

初我廣西守將線國安馬雄乘定國與湖南大兵相持盡復平樂桂林敗胡一青王應龍陳經猷之衆於象州賓州廣西復爲我

大清所有定國之再攻桂林也聞七晝夜聞我師自武岡州至遂解圍去

明趙文貴執道臣孫允乾以叛降於我

大清

孫可望遣兵襲明李定國不克

可望聞定國敗駐柳州命馮雙禮襲之定國燒糧走雙禮
謂其怯也追之遇伏被擒定國禮而釋之由是雙禮傾心
於定國焉

九月我

大清兵克湖州郝尚久伏誅明朱成功遣兵救之不及

尚久惑信巫術巫者每降神語自當佑庇會大雨暴漲尚
久虞

王師灌城巫降神言當用鑊鎖數百觔鎖蛟龍則安諸巫讓之
曰何事不可言而爲此險語鑊索成尚久鳴金鼓與諸巫

送前巫者沈之江頃之竟不死尙久惑之愈深遂疏提防
領旗王安邦村其必敗遣人約降於是月十一日夜二鼓
我師從西南角雲梯登城城中大亂尙久急抽兵入金城
山寨而大隊突至門弗及閉遂與子堯投井死初尙久求
救於朱成功成功惡其前拒會師援李成棟之請也不欲
援之周全斌曰倡義原苗納降尙久悔罪來歸拒之則失
天下勤王之心令陳六御統兵自揭陽港入甫至南澳而
潮已破引還

冬十月我

大清兵復取明吳川

陳彝典陳其策俱被殺

十二月 朔明魯定西侯張名振與我

天清兵戰於崇明之平陽沙

是日寅刻我崇明駐防兵萬餘馬三百匹乘凍涉江入平陽沙名振鼓衆迎之浴日將軍王善良挺矛當先姚志偉任麟王有才以三百人衝其左張煌言王浚以三百人突其右崇明兵大敗無一返者

我

天清兵復取郴州明巡撫朱俊臣死之

明桂王親行考選

馬吉翔奉命祭陵聞有密敕至李定國營遣人偵之主事劉遇新意其必預謀也告以兩使齎赴狀吉翔大懼屬其

弟雄飛出家貲賂提塘王愛秀求援時吉翔黨與布列王
孤立自危乃以臺省員缺飭部考選於月之二十四日臨
軒親試授蔣乾昌李元開簡討張鐫給事中李頊胡士瑞
御史楊鍾徐極等亦以資深加秩羣小益危懼蒲縷曰周
官之行皆此輩密謀馬公以報秦王則此輩死無口矣吉
翔愛秀先後白可望可望疑吉翔亦與謀遣鄧國往南甯
偵之吉翔證青陽周官事甚亟於是徐極楊鍾趙履禹蔡
續張鐫李頊胡士瑞交章劾吉翔欺君賣國天壽表裏爲
奸王敕廷臣議罪天壽懼與雄飛連騎逃至貴陽而十八
人之獄成矣

甲午我

天清順治十一年春正月

明永曆八年

壬辰朔明桂王在安龍府改雲南府爲雲興府辰州爲沅興府沅州爲黔興府

明以劉文秀爲大招討都督諸軍東伐

時有言招李定國者南甯鎮朱養恩言之尤切可望終是之乃謀起劉文秀文秀見可望言已下劣恐不勝可望強起之疏請爲大招討可望尋單騎按沅靖諸營觀險隘勞軍吏十日而畢

明魯定西侯張名振復以朱成功之師入長江望祭孝陵

名振以上游有蠟書爲內應率海船數百溯流而上再入京口掠儀真至觀音門十三日泊金山偕誠意伯劉孔昭

登山從者五百人寺僧持簿募化名板笑曰大兵到此秋
毫不擾尙募化乎助米鹽各十石次日紗帽青袍角帶向

東南遙祭孝陵設醮三日揮淚題詩

攷日詩云十年橫瀾一孤臣佳氣鍾山望

裏真鶴首義旗方出楚燕雲羽檄已過關王師桴鼓心肝

噎父老壺漿涕淚親南望孝陵兵簡素會看大纛馮龍津

前云予以接濟秦藩師泊金山遂升孝陵有感後云甲午

年孟春月定西侯張名振同誠意伯題時劉孔昭同來也

越二日掠輜重東下四月復以海艘上鎖江焚小閘至儀

真索鹽商助餉金不得焚六百艘而去尋以沙船六十入

山東登萊諸處直抵高麗乃還

明朱成功遣兵攻崇明敗績仁武伯平原將軍姚志倬定南
伯徐仁爵死之

成功令其戎政司馬陳六斌都督程應璠率兵次平陽攻

崇明戰敗志倬仁爵俱死之旋犯吳淞掠戰船二百後史曰
據道謂崇明之敗鄭維公子劉永錫與仁爵同日死按江
光復航海遺聞永錫死於丙申八月舟山之失豈仁爵亦
死於舟山乎
姑兩存之

明前監國魯王移居南澳

去歲鄭芝龍遣其私人李德招降成功有如未投誠先

監國魯王之語乃送魯王於粵中行在以避之王躊躇不

欲行成功強之始揚帆出海遇風回居南澳攷曰舊傳魯王在金門成

功禮意寔衰王不能平移居南澳成功使人要於道而沈

諸海今以臺海紀事魯春秋結鱗亭集考之則此說列謬

之甚據臺灣外紀云自遷居海上者七年己亥秋永應帝

手敕命仍監國而成功不欲遷之澎湖尋復悔之迎歸金
門供給如初

我

大清兵克廣信之九仙山寨明進士徐敬時等死之

有楊文李克升者與敬時同舉兵寨破皆被殺

一月明開科取士

取四十人以四川熊渭爲第一授庶吉士餘授知縣教職
有差

明李定國取高州降將張月叛我

大清復歸於明

我

大清遣使冊封明朱成功爲海澄公成功不受

鄭芝龍復遣李德同鄭賈二使臣齎海澄公敕印招成功

我總督劉清泰致書畧曰一時曠蕩之恩出自

宸聰懷柔之畧真千載一時矣今天意所在不待智者而決川

湖之捷屢奏兩粵之叛盡歸足下以子然一旅孤懸海外縱使樓櫓是憑亦無分茅割地之實際將謂踞島而守終屬依山傍海之游魂今固山開鎮於漳濱江南勁旅北地滿兵絡繹奔赴餘波一日不靖全師一日不班無論揚帆擊楫可以滅跡犁庭卽安坐以折窺岸之謀密布以塞通津之徑想足下此中之生聚教訓萬不得以暫待久以勞待逸以不足待有餘不幾望洋而成竭澤遶樹而致焚林此非不佞震喝之言而確乎理勢之談也若肯毅然來歸翻然號泣召族黨部曲而論之各鼓化其心以了立命安

身之局既不棄令親萬里銜書之苦亦以慰尊公數年欲斷之腸上而

朝廷之德意下而不佞之苦心可謂不相負矣然更有爲足下
· 思者將懼投誠而孤注何妨擁衛其子弟以歸倘懷赴闕
爲畏途何妨請命於桑土而守以不佞半生忠樸見諒於
· 明皆能一一代足下剖心呼籲從此制青以酬遇拜爵而
分封矣成功以未有地方安插兵將爲命不受敕印尋大
· 擾福興泉漳四郡

三月孫可望殺明大學士吳貞毓等十八人

初林青陽還至南甯爲守將常榮所留令親信劉吉復命
於王王喜改青陽給事中諭貞毓再撰敕銷屏翰親臣金

印賜定國卽遣劉吉還付青陽送廉州定國拜受命而是時鄭國械馬吉翔至安龍與諸臣面質挾貞毓入文華殿脅王索主謀者王不敢質言謂必外人假敕寶所爲國怒目出與龐天壽至朔房械貞毓並刑科給事中甯國張鏞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歙縣鄭允元大理寺丞湖廣林鍾太僕寺少卿袁州趙廢禹翰林院檢討晉江蔣乾昌善化李元開吏科給事中餘州徐極江西道御史錢塘周允吉廣西道御史南昌朱謙泥福建道御史進賢胡士瑞兵部郎中四川朱東旦工部郎中九江蔡續內閣中書廬陵易士佳吏部員外郎直誥敕房事郵縣任斗墟等十四人繫私室福祿爲國求救於太妃天壽直入禽二人於坤甯宮外

太妃與妃稍問之天壽怒目訶之徑出道黨冷孟鉞朱企
鏌蒲纓宋德亮逼王速具主名王大悲憤曰汝等逼朕認
出朕知是誰翌日國嚴刑考掠以貞毓大臣免刑執貞毓
妻父戶部員外裴廷謨叱之跪廷謨曰我是朝廷五品大
夫如何跪爾國怒亂棍交下兩臂幾斷廷謨不肯承乃以
次考鐫等諸臣不勝楚號呼二祖列宗會口稔風雷忽震
蔡縝厲聲曰今日吾等直承此獄少見臣子報國苦衷由
是衆皆自承國又問皇上知否縝大聲曰未經奏明乃復
收繫以欺君誤國盜寶矯詔爲罪報可望可望請王親裁
王不勝憤下廷議吏部侍郎張佐辰刑部主事蔣御曦及
孟鉞纓等耳語國曰此輩留一人將爲後患於是御曦執

筆佐辰票旨以鑄福祿爲國三人爲首凌遲餘爲從斬惟
貞毓以大臣賜絞吉翔天壽謂王妃必知情將廢之曠主
事蕭尹陳往古廢后事妃泣訴事得已乃矯詔曰朕以眇
躬纘茲危緒上承祖宗下臨臣庶閭今入載險阻備嘗朝
夕焦勞罔有攸濟自武衡肇楮以致邕新播遷不定茲冬
瀨湍倉卒西巡苗戡於前敵迫於後賴秦王嚴兵迎扈得
以出險定蹕安隆獲有甯宇數月間捷音疊至西蜀三湘
以及入桂洊歸版圖憶昔封拜者纍纍若若類皆身圖富
貴惟秦王力任安攘毘予一人二年以來漸有成緒朕實
賴之乃有罪臣吳貞毓等包藏禍心內外連結盜竄矯敕
擅行封賞貽禍封疆賴祖宗之靈奸謀發覺隨命朝臣審

鞠除賜輔臣吳貞毓死外其張鐫張福祿全為國等同謀

不法無分首從宜加伏誅朕以頻年患難慮從無幾故馭

下之法時從寬厚以至奸回自用盜出掖廷朕德不明深

自刻責此後大小臣工各宜洗滌廉法共守以待升平是

日諸臣賦詩就刑神色不變攷曰吳貞毓詩云九世承恩

逢多難惟依漢夢繞高堂亦報劉忠考兩窮嗟百折匡扶

有願賴同僚蔣乾昌詩云天道昭然不可欺此心未許泛

常知奸臣禍國從來慘志士成仁自古悲十載辛勞為報

獨孤臣百折只憂時我今從此歸天去化作河山壯帝畿

李元開詩云憂憤呼天洒酒厄六年辛苦戀王畿生前只

為忠奸辨死後何知作立碑報國瘕心容易死還家春夢

不須期汎羅江上逢人舊自愧無能對楚詞朱東旦詩云

臣千載氣猶生朱鶴澗詩有精忠貫日吞河雖三尺童子

岳勁氣凌霜砥浪濤之句以上見安龍紀事

至亦被殺獨周官走免定國之奉王入雲南也疏請表章

十八人貞毓妻裴氏子戩殺鄭允元妻鄧氏扶兩人柩改

葬於城西海源寺廷臣白衣冠往送之戶部郎中吳鼎御

史陳起相弔之以詩

攷曰鼎詩曰國運如絲繫暴秦疑目那得有完人智稱武簡知名重美諡

文忠見道真千古史傳雙烈士一山石伴兩孤臣黃冠

酒臨風弔愁說中興志未伸起相詩曰燈灰冷作一瓶收

送上荒原源海頭天府星殘埋二曲遼東鶴返泣千秋雨

忠義向誰籌以上詳楊

在孫可望犯關始末議者謂可望之不至於篡弑者貞

毓諸人護持之力也

攷曰南畧謂貞毓丙辰生時年九十七按貞毓中崇禎癸未進士是時年

已八十六焉能從亡關粵歷

事店桂哉當是傳聞之謬

徐鼎曰覽密敕之獄與漢獻帝衣帶詔事相類然伏后就

牽而王妃獲免則華子魚之罪浮於龐天壽矣國勢雖移

士氣猶振際茲顛沛獲免篡弑斯固漢唐末造所不如哉

夏四月明李定國復取羅定新興石城電白陽江陽春等縣

可望既殺十八人復奏言皇上既將諸奸正法李定國

日放

陽秋作李頌豈定國本名頌乎而安龍紀事載汪辰初浩氣歌中列李頌陳廉瑞劉謙新名豈李頌另是一人乎何以有勦虜失律云云也如此臣弟也勦敵失律法自難寬之類多不可解附之俟攷

方責圖功以贖前罪而敢盜寶行封是臣議罰諸奸以爲

應賞矣臣部諸將士比年來艱難百戰議賞議罰惟臣專

之前疏付楊畏知奏明可復閱也憶兩粵並陷時駕歸南

甯國步既已窮蹙加之叛爲焚劫於內強敵背弓於外大

勞岌岌卒合駭喙潛迹晏然無恙不可謂非資九儀等星

馳人衛之力也又憶瀨淵移蹕時諸奸力阻幸黔堅請隨

元胤敗死使果幸防城則誤主之罪寸磔豈足贖乎茲蹕
安龍三年矣纔獲甯守又起風波豈有一防城一元胤可
以再陷聖躬乎臣累世力農未叨一命之榮升斗之祿亦
非原無位號不能自雄者也沙定洲以雲南叛臣滅定洲
而有之又非無屯兵之地難於進攻退守者也總緣孤憤
激烈冀留芳名於萬古耳卽秦王之寵命初意豈覲此哉
臣關西布衣據潭丸以供駐蹕願皇上臥薪嘗膽毋忘瀕
湍之危如以安隆僻隅欲移幸外地當備夫馬錢糧護送
斷不敢阻以蒙要挾之名時可望憾定國益深定國亦恐
其來襲因出掠雷廉以避之

五月明朱成功誅其督餉官黃愷

愷才能滑稽苛刻聚斂沿海受其塗毒成功收殺之衆心乃安

徐勳曰同時殺者有海壇守將黃大振何以不書大振無可殺之罪亦無可錄之功無足書也

六月明李定國遣兵攻梧州不克

秋七月我

大清兵復取平遠

八月我

大清復遣使招明朱成功

攷曰諸書俱云冬十月半按臺灣外紀據成功與芝龍書中有八月十九

日遣使抵省九月初四日辰時送禮云云
確鑿可據諸書當是據二使復命時書也

皇帝封鄭芝龍同安侯鄭鴻逵奉化伯鄭芝豹左都督遣內

院學士葉成格理事官阿山偕芝龍四子名渡者齋四府安插兵將救命入闕成功既遣渡候二使臣於安平乃命水陸軍將列營數十里設伏據隘自偕諸參軍詣安平而我二使臣亦嚴軍衛以待之成功請先開詔書我使臣謂未難髮非臣也焉可輕出詔書徑回泉州成功笑曰忽焉而來忽焉而去意可知矣遂作書報其父曰兒隻字不敢相通懼有貽累也修稟聊述素志和議非本心也不意海澄公之命突至兒不得已按兵以示信繼而四府之命又至兒又不得已接詔以示信至於請益地方原爲安插數十萬兵將何以曰詞語多乖徵求無厭又不意地方無加增四府竟爲畫餅欲效前賺吾父故智嗟嗟自古英雄衰

僕以德服其心利不得而動之害不得而怵之

清朝之予地方將以利解乎兒之請地方將以利動乎在

清朝羅人才以鞏封疆當不吝土地在兒安兵將以殺民生將

必藉土地今以薙髮爲詞豈有未稱臣而輕薙髮者乎豈

有彼不以實許而此以實應者乎豈百事體未明而可胡

塗者乎大丈夫作事磊磊落落毫無曖昧若能信兒言則

於吾父爲孝不信兒言則於吾君爲不忠前詔使到省見屬

渡弟約期相見盛設供帳於安平之報恩寺乃二使不敢

信宿哨馬四出布帳山坡舉動疑忌敕書委之草莽且奉

敕堂堂正正而來安用生疑彼既生疑兒安能無疑乎葉

阿身爲大臣奉使人聞不惟傳宣德意亦且奠安兆民百

姓如此困苦將士如此蕃多目睹情形不相商權徒以薙髮二字來相逼挾兒一薙髮卽令諸將薙髮乎卽令數十萬兵皆薙髮乎一旦突然盡落其形能保其不激髮乎二使不爲始終之圖代

國家虛心相商而徒躁氣相加能令人無危懼乎况兒名聞四海苟且作事亦貽笑於天下吾父已入彀中得全至今幸也萬一不幸惟有縞素復仇以結忠孝之局耳他何言哉又與弟渡書曰兄弟隔別數載聚首幾日忽然被挾而去天邪命邪弟之多方規諫繼以痛哭可謂無所不至矣而兄之忠貞自待不特利害不足動吾心卽斧鉞亦不能移吾志何則決之已早而籌之已熟矣夫鳳凰翔翔千仞之

上悠悠於宇宙之間任其縱橫所之者超然脫乎世俗之外也兄用兵老矣豈有舍鳳凰而就虎豹者哉惟吾弟善事父母勿以兄爲念二使復命

章

皇帝怒成功之逆命也安置芝龍於高牆戍芝豹於甯古塔

及曰芝豹因黨於施琅成功怒之後見芝亮被殺乃乘招撫之令挈芝龍妻顏氏入泉州投誠移居京都

臣竊曰書再遣使何見我

國

家以德緩天下之心惓惓無已也成棟聲桓之叛赫怒致討

不聞一介行李往來其間惟於成功則降尊就卑至再至

三時其教告豈兩島之地大於江廣海舶之師強於鐵騎

哉成棟聲桓有無君之心而動於惡罪不待教而謀成功

則懷故主之恩守孤臣之節伍員不奔父命懼墜其宗田

橫自居島中恥爲亡虜
磊磊落落有國士風
昔明太祖謂王保保爲奇男子我

聖祖仁皇帝亦曰成功明室遺臣非朕之亂臣賊子蓋

聖人大公無我之心前後一揆若執趙苞不孝之義律以馮超背父之條則做屣之棄大舜可處海濱杯羹之分漢祖忍於置俎英雄之事非聖賢之心歟

冬十月明李定國圍廣州

十一月明改都康萬承安平龍安諸州爲府

明朱成功遣兵援李定國於廣東

成功遣林察督王秀奇蘇茂配戰艦送林雲璿齎奏詣行在並會定國合師

十二月明李定國攻新會

我

大清兵援廣州明李定國敗走

我大帥尙可喜耿繼茂急請滿兵會勦

朝命都統朱瑪喇爲靖南將軍率江甯駐防兵赴之可喜結營山巔伏兵江隘與朱碼喇合兵敗定國於珊洲

明李定國攻肇慶不克

明朱成功取漳州以劉國軒爲護衛後鎮

國軒汀州人雄偉魁梧有將畧我漳鎮左營遊擊林世用委爲城門樓總樓總者專司城門者也國軒鬱鬱不得志說世用歸海世用惑之遣國軒至廈門見參軍馮澄世澄

世與語大悅之收爲著子薦之成功令歸漳爲內應成功
督諸將自海澄至浦頭襲之總兵張世耀副將魏標知府
房星燦知縣周瓊等倉卒降十邑俱下成功以國軒爲護
衛後鎮餘仍原職

臣肅曰國軒何以不書叛降樓總微乎微者也微則何以
書張元李吳之走西夏范公之失計也鄭氏猖獗海上國
軒實左右之與甘輝吳淑之徒同爲鄭氏興衰所繫非碌
碌無足比數者也施琅黃梧之投誠

大清紀年謹志之猶此志也

乙未我

大清順治十二年春正月

明永曆九年

丙戌朔明桂王在安龍府

明朱成功取仙遊

漳州既下泉州屬邑望風瓦解獨泉州城守韓尙亮與施

琅結爲刎頸交教其開壕築壘堅守不下郝文興請擊之

成功曰善戰不如善守姑置之毋損士卒令甘輝統諸鎮

取仙遊知縣陳有虞率兵民拒之礮石雨下不能克輝大

悒悒有神器鎮洪善獻計曰此城乃葫蘆穴可用滾地龍

破之攷曰按滾地龍法開地道作葫蘆口直通城下安放

大葉在內再用大竹通其節日蕪葉線作心而透於

外然後堆土填石以塞其口燒若火從之城破有虞自縊

心大然藥發城立破矣見臺澎外紀死先是有丐者以快擊碗攷曰俗名從北門走南門者三

忽不見人以爲狂及城破始悟快擊碗而走者蓋指人快

走也

徐鼎曰昔公輸善攻墨子善守力敵勢均智勇俱困洪善滾地龍之法得之仙遊而失之饒平其左證也成功嘗令右都督黃廷攻潮之饒平有烏石樓小而堅平和人朱亮守之百計攻之不下時洪善亦在軍中一日亮登城見海師緩攻訝曰此必用滾地龍法也樓四周置缸盛水擇缸水動處鑿地視之得火桶地雷無數復填塞之及發火寂然無聲廷知城中有人遂撤師歸附志之以廣武備焉

明朱成功自置官屬改中左所爲思明州

成功雄視海上分所部爲七十二鎮立儲賢館儲才館察言司賓客司印局軍器局設六官分理庶事以壬午舉人

潘賡鍾

攷曰一作賡昌

兼吏戶官隆武丙戌舉人陳寶鏞爲禮官

世職張光啓爲兵官武進士程應璠爲刑官丙戌舉人馮

澄世爲工官改中左所爲思明州以鄧會知州事勸學取

士得黃帶臣洪初闢等四人次第轉六官屬或爲監紀

推官通判奉前監國魯王暨盧溪王甯靖王君金門禮待

避地遺臣王忠孝盧若騰沈佺期幸朝薦徐孚遠紀許國

等爲上客軍國大事悉以諮之凡便宜封拜輒朝服北向

稽首望永曆帝座抗手焚疏以煽誘沿海士民稱恢復之

師焉

二月江南地震

攷日本願亭林年譜

明李定國自高州退入南甯

珊瑚洲之敗定國悉其精銳據山峪列礮象拒戰我索倫勁
騎突陣潰之定國復出兵四千自巔馳下橫截我師我師
夾擊奪其山定國且戰且走敗於興業又敗於橫州遂退
守南甯

明劉文秀駐兵川南

夏四月明朱成功築潯州城

五月祭旗大演陸師戈甲耀日六月大演水師

明朱成功援粵之師失利

林察周瑞等舟次虎頭門偵知李定國戰敗梧州失守乃
還師成功責其遲滯失策各戴罪立功

攷曰黃宗羲行朝
錄云援粵之師失

利統兵黃樞降敵而臺灣外
紀則云林察周瑞爲小異耳

五月明劉文秀攻常德敗績

文秀率衆六萬戰艦千餘出川峽遣盧名臣馮雙禮分犯岳州武昌爲我都統辰泰所扼不得進回舟攻常德我荆州長沙之師設伏城外俟其過半突出夾擊大敗之六戰皆捷火其戰艘名臣赴水死文秀及雙禮遁回貴陽

明魯定西侯張名振以朱成功之師復取舟山

成功拜名振爲元帥陳煇洪旭陳六綢副之統二十四鎮入長江我甯波守將張洪德降名振恭爲義子進攻舟山我鎮臣巴臣功之中軍陳虎力戰死臣功降投爲鎮改名臣興名振徒步入城痛哭祭其母哀動三軍

汝曰

云八月攻舟山而行朝錄臺

海外紀則云五月今從之

六月江南地震

攻日本願
守林年譜

明朱成功取揭陽遂取普甯

成功以前提督黃廷爲帥萬禮副之統二十鎮南下廷從揭陽登岸屯兵桃花山我潮州總兵劉伯祿列營騰嘴油海師填壕砍柵伯祿無備倉卒遁廷遂合忠勇侯陳綱之師圍揭陽守將棄城走普甯亦降

我

天清命鄭親王世子濟度率師平海明朱成功墮安平鎮及漳州府惠安南安同安三縣城回師廈門

我總督劉清泰復致書成功曰激切再書無非欲早定海上之議早報

聖明之念以早結尊公父子忠孝之局耳何足下舉動依然毫
釐千里邪天下事情理與勢耳尊公位列大臣之上令祖
母年追風燭之期念漳泉寸土爲足下脈絡所關祖宗廟
墓所依足下咫尺弄兵荆棘其上在尊公之魂夢一刻未
安令祖母之寢食一刻不樂足下將泰然波濤之間自謂
功名富貴之計得乎此情理之絕無者也更有慮者固山
枕戈久矣大帥駐馬於漳畔勁旅露刃於泉南有不能頃
刻待蓋不佞意主於撫固山力主於攻在足下今浮恍惚
不佞焉敢執爲必撫而止其攻倘一攻而緩撫局之成猶
可言也一攻而遂成撫局之變則尊公前後之綱穆與不
佞前後之挽回俱無所用矣此又勢之了然者也足下家

報所陳皆足以啓羣疑之誹而效

聖明之怒繕疏而入幾費躊躇然一片苦心不得不再爲披瀝
足下所云不知有父久矣此言一出不但傷天性之恩且
貽後世之刺尊公身爲明季重臣國亡而擇主非背國而
事仇也足下前無顧命今無共主何得滅不可易之視而
從不必然之議也古之求忠臣於孝子者幾無據矣至今
猶屢執三省相畀之說胡爲乎來哉今天下中外帖然十
載足下身羈海甸猶欲招徠之以大一統之勢誰敢取臣
服之版圖惟正之則訾而輕議之且從來無此廟算無此
邊籌也卽如足下所云亦可笑矣無三省則舍我而忠於
彼將有三省卽棄彼而忠於我此皆拂情影借之言知非

足下之心也但念

朝廷加恩一番尊公經營一番不佞來此區畫一番天下事寧可瓦全勿爲玉碎足下或彈之族黨或謀之老成務爲開心見誠勿得藏頭露面勿再以必不可告之言必不可爲之事徒費口舌徒滋議論而終於坐失機會也不佞言至此力已竭矣他日見尊公於班聯之間亦可告無罪矣至進止之事則有固山並諸大人成敗之局則關乎足下一門父子兄弟不佞雖膺其職豈肯盡任其咎乎惟足下裁之成功覽書笑曰彼以勁旅挾吾吾豈懼一固山哉不報書我

朝命濟度爲定遠大將軍赴闕防勦成功集將佐問策郝文興

陳堯策請戰馮澄世曰彼弓馬嫻熟糧餉充足一失銳氣則人心搖動不如全師退廈門堅守各島水戰非彼所長波恬浪靜猶有頭眩暈吐之苦安能敵我此以逸待勞之法也成功然之乃墮安平鎮漳州惠安南安同安諸城斂兵回島遣郝文興統所部守海澄

秋七月

徐鼎曰無事何以書春秋之例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也冬十一月丁未明魯太師定西侯張名振卒

我台州副將馬信降於名振納母爲質許之將入見而名振已寢疾是日戌刻有大星隕海光芒如電有聲亥刻名振起坐擊牀連呼先帝數聲而逝葬於蘆花寮有白鶴成

羣盤旋數日遺言以所部歸張煌言論者謂陶謙之讓豫州不是過也

攷曰航海遺開云以陳六御代名振任上多散去蓋成功不知名振已以後事昇煌言故

有六御之命而士之願從煌言者衆故又有煌言代領名振軍軍容如盛云云也

徐鼎曰備書爵何嘉之也名振惟殺王朝先一事是其失策要其瑣尾從王百敗而志不折不可謂非鞠躬盡瘁之蓋臣也傳說騎箕之異宗澤渡河之呼生氣凜然聞者興起安可以一眚掩大德哉

丙申我

大清順治十三年春正月

明永曆十年

庚辰朔

攷曰南疆釋史作丙戌朔誤也按歷法乃庚辰朔行朝錄作庚辰朔

明桂王在安龍府

王在安龍塗葺薄以處日食脫粟守將承可望意更相凌

逼挾彈騎馬入宮門文吏乘輿呵殿過之不下仍改安龍
爲安隆歲造開銷銀米冊報可望稱皇帝一員皇后一口
月支若干王亦隱忍之苟延喘息而已

明西甯王李定國敗孫可望兵於田州進扈安龍

定國駐兵南甯衰弱不振可望遣總兵張明志關有才襲
之定國計無所出中書金維新曹延生曰明志等兵雖多
皆帥主舊部下安敢相敵今以奇兵襲之彼不虞我之至
也且驚而潰我乘勝至安龍迎皇上入雲南美名厚賁兼
收之矣定國然之率靳統武高文貴等集兵萬人拔寨從
小路行五日出明志營後猝衝之明志軍大亂降其衆三
千人進趨安龍

徐鼎曰書爵何嘉之也

明朱成功部將蘇茂與我

大清兵戰於揭陽敗績

我平南王尙可喜遣左翼總兵徐有功潮州總兵劉伯祿駐營揭陽城西哨騎挑戰追之卽退援勦右鎮黃勝殿兵鎮林文燦前衝鎮黃梧操演浦上報伯祿騎兵過西門左先鋒鎮蘇茂欲出戰金武鎮郭遂第曰列鎮過橋倘小失利橋狹難以退兵且柰何梧曰戰則必勝何退之有茂麾兵進敵忽徐有功從旁衝擊茂陣大亂溺水死者無算黃勝林文燦咸死焉獨郭遂第所部近橋得不敗

二月壬子明舟山城哭

凡五日聲若風箏而咽雞犬上屋日夕號叫已而

王師逼近陳六御請之成功毀其城

三月孫可望遣將白文選犯明安龍文選與李定國連和遂
共扈王入雲南劉文秀納之改雲南府爲滇都

初可望乞秦封錢邦芑時爲四川巡撫察其部將白文選
忠誠可用私語之曰忠義美名也叛逆惡號也孺子且辨
之丈夫可身陷不義乎文選大感動與忠國公王祥盟於
烏江邦芑爲執牛耳旣而可望襲遵義祥走死文選晤邦
芑愧汗不能仰視邦芑曰非公賣國他人賣公耳因言帝
在安龍主辱臣死泣數行下文選折箭誓必殺可望及可
望聞川州之敗知定國必至安龍疾召文選將兵迎王入

貴州太妃聞之哭從官皆哭文選因以情告曰姑遲行且俟西府至西府者定國也遂以輿徒不集報陰留候之數日定國至遂奉王由安南衛西走雲南抵曲靖時劉文秀守滇亦素怨可望聞定國至陽與都督王尙禮王自奇賀九儀等議守城而私以數騎詣定國曰我輩以奉上爲董卓但恐誅卓又有曹操耳定國指天自誓因偕奉王入雲南黔國公沐天波迎之馬龍驛王入城居可望第改爲滇都

徐鼎曰許書何嘉文選文秀之棄逆從順也

明進封李定國爲晉王劉文秀爲蜀王白文選爲鞏國公王高祖爲保國公王自奇爲夔國公賀九儀爲保康侯張虎爲

淳化伯餘進職有差

明以金維新爲行在吏部侍郎兼左都御史龔銘爲行在兵部侍郎

明加黔國公沐天波柱國少師

明馬吉翔入閣辦事如故

李定國初命靳統武執馬吉翔拘禁之將請詔治罪吉翔乃日夜媚統武會金維新龔銘來統武家吉翔則又媚之三人者信吉翔爲佳士爲之訟冤吉翔言前事皆他人所爲嫁禍於我願見晉王訴明心事死不恨三人益信之言於定國定國猶不以爲然召之見則叩首頌定國千古無兩青史流芳吉翔得望見顏色死且不朽其他是非冤苦

俱無足辨定國於是大悅握手恨相見晚吉翔既日在左
右媚之無不至一日謂金維新龔銘曰晉王功高皆兩公
爲之提挈今晉王進封兩公亦當不次封賞若吉翔得侍
皇上當爲兩公言之兩人則又大悅言於定國疏薦吉翔
入開辦事王不得已從之吉翔挾定國以要王又假王之
寵以動定國不一月而內外大權在掌握焉

徐鼎曰書曰如故何傷小人之易進而難退也伯詭能於
句踐德彘容於太宗英主猶惑之况定國一武夫乎

明除光祿寺少卿高勣御史鄔昌琦名尋復官

吉翔既媚定國入閣與龐天壽握中外權定國文秀每以
二人家爲長夜驢勣昌琦合疏言二王功高望重不當往

來權佞之門蹈秦王故轍定國文秀怒之不入朝馬吉翔
激王杖勸昌琦各百五十除名金維新言於定國曰勸誠
有罪但不可有殺諫官名定國悟佞文秀救之得復官

徐鼎曰書尋復官何嘉定國之從善如轉圜也勸昌琦復
官而李如月慘死則可望定國之賢恩天壤豈不涼哉

明以扶綱爲東閣大學士張佐辰爲吏部尙書王應龍爲工
部尙書

時以龔彝爲戶部左侍郎彝言在雲南受可望十年厚恩
辭不受舉朝大譁詰之曰爾在本朝中戊辰進士官至司
道可望入滇爾首迎降恐忘明朝三百年之恩而不忍忘
可望十年之恩何也彝恬然不之恥也

明命雷躍龍人閣辦事

躍龍在崇禎時爲吏部左侍郎北都陷爲賊所掠仕可望爲僞宰相時以來朝命入閣人頗笑之

明遣白文選還貴州慰諭孫可望

文選回貴陽可望欲興兵與定國決戰文選曰天子在彼

戰非策也盍兩和之乃復遣文選人雲南

攷曰諸書言可望恨文選有二

心盡撤所部而拘之今以楊在孫可望犯關敗逃始末參考之則文選二次自滇回粵事也

夏四月我

大清兵攻明廈門復攻金門尋引還

我大帥見各澳船隻已備令韓尙亮爲先鋒進畧廈門朱成功令林順等以大煩船十四隻駐圍頭上風以待尙亮

出洋失利我大帥聞之亦率諸船寄碇於圍頭是夜狂風大作滿漢兵苦顛播眩暈迫命舵工移船近岸舵工以海船不比河船告旣而風益甚大雨淋漓斷碇壞舷之聲震蕩魂魄天曙始定被風飄至金厦兩島者成功斷其手掌縱之歸蓋以壓嘉禾斷人種之讖也有獻計於我大帥者謂金門白沙寨爲鄭鴻逵所居多積蓄掠之可必克乃令王進功攻之甫出港而遇洪旭哨船乘波酣戰又海艘齊至進功知不敵退入泉港

五月明朱成功被其部將蘇茂

茂之縱施琅也成功欲殺之而無由會揭陽之敗論其拒諫出兵斬之罰黃梧鎧甲五百諸將以茂罪不至於死咸

有後言成功乃厚養其妻孥自製文祭之有王恢非不忠於漢而武帝不能爲之赦馬謖非無功於蜀而武侯不能爲之解國無私法余敢私恩之語擢周全斌爲左先鋒鎮改郭遂第之名爲華棟擢後衝鎮命黃梧代王秀奇守海澄

六月明朱成功部將黃梧以海澄降於我

大清

梧雖受鎧甲之罰而心終不安適奉令守海澄乃遣其心腹賴玉通我大帥請以海澄降帥大喜檄提督馬得功應之謀既定梧飲蘇明於東門樓酒酣言蘇茂事明歎焉梧曰本藩養將士如分槽肥則啖之明復歎焉梧又曰我等

飄泊海上未有所歸天之眷

清久矣吾已納款於總督公不相從禍且旋至明以爲戲也起而免胄髮已薙矣左右悉露刃明愕然亦懼茂罪之及也頃之曰兄能爲之弟何不爾若依海若歸

清亦惟命乃挾以俱行梧之將降也王秀奇之領兵張協察狀有異遣哨船稟之秀奇夜三鼓秀奇叩轅門言之成功令甘輝駕快哨洪旭駕趕繪救之天明至海門見居民奔竄輝頓足曰事不濟矣張協請速援五都土城輝乃令陳斌陳鵬分伏要道而運土城之糧餉入船諸將欲乘人心未定進攻奪城輝與旭謀曰梧謀已久非猝降無備者徒傷士卒無益也乃收軍回廈門我大帥請之

朝以前封成功海澄公之印投梧柙薦施琅爲副將而陳勦寇
五策一屯沿海以堵登岸二造小舟以圖中左三清叛產
以裕招徠四鋤奸商以絕接濟五刻僞墳以洩衆憤

朝議以蘇明有母在海調入京授多理幾昂邦內大臣成功亦
以明爲梧所脅非本有叛心月給以養其母焉

秋七月明義甯伯龍緝駐柳州尋敗死

緝與李定國爲應援尋被獲死

明朱成功取閩安進攻福州

成功與諸將議曰本藩欲北上爭衡因失海澄中止今日
勒與總督駐漳福州必虛我乘南風抵閩安取福州則漳
泉下游悉爲我有彼還師救應疲於馳驅是徒勞也以中

提督甘輝爲帥後提督萬禮副之統杜輝陳斌等十五鎮
大煩船四十隻快哨二十隻北上攻閩安守將望風遁成
功聞報命前提督黃延率陳鵬周全斌守廈門洪旭同兄
奉守金門親帥王秀奇等將大隊舟師入南臺奪其橋再
戰再勝進圍福州分兵東守烏龍江以禦泉漳救援之師
西據洪塘水口以截延建餉道北守連江北嶺以遏溫台
惟南面近水故不爲備焉

八月明朱成功退屯閩安

我巡撫宜永貴與副將田勝議分兵守烏樓以爲犄角成
功每攻城輒爲烏樓礮石所傷乃并力攻烏樓破之城
中益懼參將張國威請於宜永貴出原任藩司周亮工副將

王進於獄

攷曰亮工時爲督臣修造所劾進以失守漳州下獄

問以破敵之策亮工

曰城外營壘相連獨東南一角疎防今令王進將步騎暗

過鼓山出路通橋以襲南臺海船令田勝伏南門李武伏

西門出不意突擊破之必矣是月十六日夜三鼓我師開

水部門繞鼓山而出天明鳴螺喊殺城上發大礮伏兵齊

起成功諸營出不意拋棄旗幟器械下船乘潮解旋退屯

閩安

我

大清兵復取舟山明守將英義伯阮駿

攷曰東華錄阮駿臣傳無作阮駿督陳

六御總兵張晉爵太常卿陳九設副使俞帥範誠意伯裔孫

劉永錫皆死之

我大將軍伊爾德爾將提督田維由定海大洋攻舟山是月二十三日駿等迎兵迎戰左右衝突

王師失利二十六日駿復扼橫洋金塘乘濤出戰忽南風大發王師張兩翼薄之駿大舟膠淺不得脫與永錫跳水死六御與張洪德自刎死晉爵大戰兩日夜殺傷甚衆力竭自刎死九徵師範被執不屈死駿蕩湖伯進之從子也攻日說見前晉爵定西侯名振之水師總兵也永錫孔昭子世所謂郁離公子者也九徵字青麟

臣肅曰詳書之何甲午乙未以後舟山之事稗官家不得而詳之島嶼殘破君臣流寓式微載賦傳聞異詞英義將軍與蕩湖之名互舛郁離公子以孔昭之子而淹夫籍爲

咸叔本不同名充有勁兒足徵幹蠱任其埋蝕胡云闕幽
詳稽舊聞蓋其慎也又有焦文玉者善射以膽畧聞負傷
自刎妻張氏殉之有夫忠婦烈之褒有楊復葵者標將挾
之投誠赴水死兩人皆山西人死之時日不可聞附志之
明前魯戶部主事王江復起兵四明山敗績死之

王翊之敗也江母被縛江削其髮以僧服見得安置杭州
未幾母病卒江置一妾昵之甚控妻於官出之妻亦攘臂
數其隱微之過登車去聞者駭焉一日江出遊湖上守者
以妾在不疑久之不返始知向者以術脫其妻也江得逸
攜其妻復入海朝監國於金門張名振請爲監軍再入長
江名振卒江鬱鬱不得伸其志有沈調倫者復起山中江

赴之

王師悉其重爲舟山犄角急攻之調倫見殺江中流矢卒時復有休甯趙立言者亦以餘衆棲山中約江山縣諸生李國楹共取江山明年元旦立言以三百人攻克之國楹失期不至越日

王師大集立言獨戰殺數十人馬躓墜水死其子楨恨國楹詣其家欲手刃之捕者掩至同伏法死

九月我

大清兵復取辰州

冬十月明夔州巡撫鄧希明總兵張元凱降於我

大清

希明自獻賊亂蜀後與元凱屯壘開縣入魏安隆授是職
十二月明朱成功攻羅源復攻甯德

我

大清再遣使招明朱成功

鄭芝龍再遣家人謝表謁我大帥請勸成功投誠巡撫佟
岱致書曰我

皇

上定鼎以來不專用兵德威所迄無遠弗屆東至高麗灌兒

哈魚皮西至察罕緬甸南至土苗洞蠻北至河套海西率

皆慕義向化稽顙恐後至於孔耿尙吳諸藩封躬膺茅土

任專一面君臣之情親於父子邇來惓惓於詐信之間是

自疑也天時人事侈口而談驕寒滿紙珠堪憤恨不佞

畧一折之大凡開創之初久而後定如周武一戎衣猶因小腴未靖作多士多方以曉告之楚越弄兵不過地方殺運未終敢煩

王師戡定耳近報執馘獻俘風飄箠卷至西人人河州一事全無影響而台臺伏處海隅見聞不遠一二浮食之輩造言生事以相簧鼓此乃山野邨落傳說稱奇而不知其無稽也至於河北水溢關中地震事實有之董子謂天之仁愛聖主故時出災異以見天之愛人君也自古殷憂啓聖此論堯湯之世水旱尤甚漢文帝時日中有王字然太平稱最宣帝時鳳五出麟一至究仁慈不振卒以短祚災異之驗果何如乎從來竊發海上者不乏人矣其不能離於海

者猶魚之不能脫於淵也廟堂妙算以爲興師動衆於烟
波浩渺之中勞民而費財不若收其英傑使相統馭居民
得以永逸此不過以海治海之策今

恩綸頻頒

詔使營至而台臺錯認以爲窮洋孤島舳舻檣櫓洵足爲萬里
長城而意益驕念益侈不亦疎乎

聖天子車書一軌海宇率濱猶溫

詔慰勉推心置腹台臺倔強於鷺島之中期期不奉詔偃蹇恣
肆眞夜郎王問使者曰漢比我何大也若夫豪傑舉動似
不如是不佞以爲尙可與言者台臺不反覆於旣撫之後
而徘徊於未撫之先洵骯髒男子哉今若斂兵而退以待

天朝之命不佞亦當代劉制臺擔其事補贖上請全天倫之恩
膺帶礪之錫鑽券金章如取如攜爾公爾侯爰及苗裔不
特珥筆文臣不敢望卽從龍諸勲策血戰數十年未易致
者台臺一旦得之此誠布衣之極致匹夫之偉業矣若夫
擁烏合之衆逞螳臂之勢

九重之上赫然一怒六師南至豈顏有逆行者哉抑或懸五等
之賞以待海濱之士而肘腋之間豈無憾我好音者乎存
亡利害間不容髮願高明熟思而審處之謝表齋書見成
功於甯德曰天下已定徒勞無益成功叱曰小人焉敢鼓
唇舌表悚然不敢復言尋護國嶺之戰阿克襄爲成功所
殺乃遣謝表歸而致書其父曰嗟嗟曾不思往見貝勒之

時好言不聽自投虎口母怪其有今日也吾父禍福存亡
兒料之熟矣前言已盡但謝表日夜跪哭謂無可回覆不
得不因前言而申明之蓋自古治天下惟德可以服人三
代無論矣漢光武恢闢大度推誠實融唐太宗於尉遲敬
德朝爲仇敵一見而待以腹心宋太祖時越王假全家來
朝二月遣還羣臣乞留章疏封固賜之皆有豁達規模故
英雄樂爲之用若專用詐力縱可服人而人未必心服况
詐力之必不能行乎自人闖以來喪人馬費錢糧百姓塗
炭赤地千里已驗於往時茲世子傾國來已三載殊無奇
謀異能一弄兵於白沙而船隻覆沒再弄兵於銅山而全
軍蕩滅揚帆所到而閩安便得羅源殿後而格商授首此

果有損邪益邪不待析而明矣且姜瓖金聲桓海時行豈非薙髮之人哉大丈夫磊磊落落光明正大皎如日月何效詐僞之所爲苟就機局取笑當時試思捐無數之兵馬費無稽之錢糧死億萬之生靈區區爭頭上數莖之髮大爲失策且亦量之不廣也誠能畧其小而計其大益地足食插我弁衆罷兵息民彼無詐我無疑如此則奉

清朝正朔無非爲民生地也爲吾父屈也文官聽部選錢糧照前約又非徒爲民生計爲吾父屈也將兵安插得宜則

清朝無南顧之憂海外別一天地兒效巢由嚴光優游山林高尚其志耳兒志已堅而言尤實毋煩再役乞赦不孝之罪焉

丙申明朱成功部將甘輝與我

大清兵戰於護國嶺我梅勒章京阿克襄

攷曰臺灣外紀作阿格商蓋希譯字不同

耳
歿於陣

我大帥聞羅源甯德之警遣阿克襄往援成功亦恐

下師假招撫爲名乘間攻廈門令甘輝殿後自率諸鎮回島阿
克襄偵知成功已去麾軍追之甘輝與戰終日勝負未分
馬信曰藩主命公殿後非言戰也公何過勞輝曰彼迫則
不得不禦耳信曰素聞公善戰明日觀公退敵詰晨阿克
襄整隊出則見敵人運糧者紛紛入船揮騎近橋則火武
鎮魏進功接戰交綏輒退中協鎮陳謙繼之進功則已渡
橋矣謙亦退阿克襄進迫之則見謙分隊伏橋之左右疑

未敢進而謙亦過橋矣益怒追之遇伏起分隊接戰則皆
敗走我副將柯如良驟馬呼曰賊兵賣戰速退勿追阿克
襄弗聽輝踞高視阿克襄至出不意刺之阿克襄墜馬弗
殊猶擊殺數十人而死輝斬其首重釣有奇勒兵轉戰

王師棄馬匹輜重器帳無算輝回營信曰今日始知公之真勇
畧也

小腴紀年增攷卷第十八

鎮甯宋左夫光伯
秦願林太冲鶚
福州謝定甫宗善
何里受業汪達科

參校